

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天湊巧

第三回 曲雲仙 力戡大盜 義折狂且

舉世姝姝盡女流，堪悲習氣入陰柔。當機蓄縮疑如鼠，逐浪浮沉媚若鷗。
誰解橫戈驅寇盜，竟能掉舌屈公侯。
古來節俠應無似，讀罷還為巾幗羞。

我嘗看傳奇裡邊，有個紅線女子，在田承嗣百萬軍中，牀帷之間，取他金盒，如入無人之境。承嗣因此懼怕，不敢作亂，後來此女成仙而去。又書中聶隱娘，為老尼引入山中，教他劍術，飛身而上，能刺虎豹、斷猿猴。然後挈他入都市，見那貪婪奸酷的仕官，強梁狡險的士民，老尼數他過失，令隱娘取他首級。雖然遇著稠人廣眾，寂然不覺。咳！如今時那裡選得這樣人，把這一些作惡害民，再驅除幾個，他也因此有些警惕，也是為百姓造福澤。只是殺不得這許多耳。後來隱娘自己配了一個磨鏡子的匠藝為夫，也得成仙去了。由此看來，這都是些奇女子，都是脫卻脂粉本色，獨顯英雄伎倆的。但人都道這樣事總出自文人戲筆點綴，不是真事。

不知天地間的事，何所不有。有那得志的女中丈夫，如隋時洗氏，他剿除嶺南溪洞蠻夷，封石龍郡夫人；唐時唐高祖女柴紹妻，起兵助父，號為娘子將軍；金有繡旗女將，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的楊氏。若不得志，他這一種英銳之氣，埋沒不下，自然也做些事業出來。在我國朝，著名的有瓦寡婦，曾佐胡總制平倭。近日有石口司女官秦良玉，他累經戰陣，在遼東也曾有功；在四川平樊籠、樊虎。誰道女人但會搽脂抹粉，刺繡描花，奇異的守節殉夫，沒這種英雄氣骨？就我所聞，有個遼東女子，雖是一個不得其志，不能大展作用的，他卻能有才韜，安命與庸夫為偶，到後來也略見了一些手段，又不為富貴所動，從一而終。這真是當今一個節俠女流了。正是：

寒梅一樹隱空山，獨向清溪弄玉顏。
勁質從交霜雪妒，幽姿未許蝶蜂攀。

這事在萬曆年間，日本倭奴關白作亂，侵佔朝鮮，奪了王京城。國王逃到我遼東邊外——他是文物之邦，向來朝貢不缺的——上本請救。這時，中國官長有道：朝鮮是我臣伏小國，若不發兵救援，大不能恤小，失了四夷的心，以理當救。有道：中國與倭奴隔絕，全恃朝鮮，若是朝鮮一失，唇亡齒寒，以勢當救。又有道：不當勞中國事四夷，開邊啟釁，不當救。此是彼非，下廷臣議了幾時，定議東征。用都御史楊鎬為經略，用都督李如鬆為大將，調動薊、遼、宣、大、延、寧、甘、固、川、浙兵馬，在遼東取齊。這一動，便有一千廢閒降黜的武官，謀充將領；一千計處轉王文官，謀做監紀參謀；一千山人蔑片、優童方術，冒濫廩糧；一千偷兒惡少、白棍遊手，鑽為隊哨。好笑：

鴛鴦能鵝鶴，猿猴盡虎口。
何謀能報國，只是吸民脂。

維時有個罷閒參將，姓方，名法坤，祖籍徽州，賁緣了一個營兵游擊，領了一枝南兵，帶了個兒子方隅，又有幾個家丁方勤、方勇、方忠、方興、方剛等，總是嚼著國家，做他的僕從。一路出了山海關，因各鎮尚未齊，著他暫住遼陽城外。當日國家物力全盛，糧餉充足。大凡行軍積弊，名曰一千，實只八百，上下通同。就是官來查核，也只循前條舊例。將官個個有財物，兵丁個個有銀兩。且又加上沿途的賞犒，撞著遼東地面，野餐繁多，食物不貴，那些兵丁手中極其充裕。又不行軍對敵，所以大家沒事。將官與將官嫖賭吃酒，軍士與軍士嫖賭吃酒，在在皆然，不但方游擊一枝兵如此也。

中原黎庶悲敲撲，絕塞口狃正嘯歌。

這家丁之內，惟有方興的年紀小，好只有二十二三。年少的人，見了眾人嫖，也不免動心。他卻道也有些算計，想道：「如今遼陽嫖人的極多，就是似鬼的娼妓，也都長了價錢來了。況且一去看時，同伙吹木屑的又甚多，東道又盛。遼陽女人，倒也相應，不若我討上一個，目前雖多費幾兩銀子，後來卻不要日逐拿出錢來。況且又得他炊煮飯食，縫補衣衫，照管行李。」想來想去，動了一個娶老小的念頭了。常日在一個佟老實冷酒店裡打獨坐吃，閒話中與佟老實妻子說起娶老小的事來，這婆子接口道：「長官，果然你一心要尋個人兒麼？我有一個姑夫，姓曲，他少年的時候，極會些武藝，極是有名的人。如今也老了，他有個女兒喚做雲仙，也生得幾分顏色，年紀才十八歲了。他要招人，他家事也好過，也有一個兒子，已娶媳婦，他是養得你起的，不必要你養活。長官，你果然要娶，我做替你說這事，沒有不成的。只是事成之後，不要忘記了我這門子窮親戚。」方興回道：「若得成了這親事，你便是我的妯母，我便是你的外甥女婿了。我定然盡心來孝敬你這舅婆。」兩個說著笑了一回，散去。

這方興也只當作個閒磕牙，解些愁悶，不料想這婆子果然用心說去。

全憑三寸舌，結就百年姻。

去時，值老曲不在家中，先與曲大嫂相見，道：「姑娘年紀大了，到如今不曾有親。我著實的留心細訪，沒有個可意的。昨日有浙江方總兵一個親用的人，年紀也只好有二十歲，人品生得極齊整。方爺也極信用他，他說的就是，所以極有口錢，身邊的銀子也落落動。我想他日後，方爺與他畢竟做些功勞，那一條金帶，便是穩穩的了。今現在這裡親自尋親，問壁祖家、黑家，都肯把女兒嫁他。我給他兩家子破了，說窮得緊，女兒又生得醜陋，特來給我外甥女說。兩下裡年貌相當，若是不出家出征，自在這裡了。若是出征，他去了，身邊這一塊，定然落在你家裡。」曲大嫂聽了，早已動火，有二分願意。

正然說話間，老曲走來，曲大嫂便道：「姑婆今日特來與姑娘作媒。」老曲道：「好！好！」叫女兒道：「雲仙，來陪姑婆。」他自上外邊去，打了幾斤茹茹燒，切了幾片驢肉、羊肉，一齊在地上坐了。那時兒子曲從規也回來，佟婆又將從前說的親事，又對他說。說到人品齊整，曲從規便插口道：「這說的不是那五短身材，白團臉兒，不曾有須的那後生麼？半月以前，我來看姑娘的時候，見他戴著京帽，穿著玄口箭衣，快鞋簡銀口帶，獨自一人在你家吃酒，見你叫他方爺，想必是這人了。這人也其實人物盡看得過。」佟婆道：「自古說口媒，若看不過，我自然也不來說了。難道與你妹子，不是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對好夫妻麼？他這一頂紗帽，將來自是不少的。我看你妹子生來的像貌，確乎是個奶奶。」老曲道：「他原是南人，他要南去，可怎麼樣？」佟婆道：「他又不是方參將的親生兒子。他徵東回來，要在這裡住，成家的了。」曲大嫂心裡卻也要成就這頭親事，忙接口說道：「受恩深處便為家。我一家子待的他極好，姑娘又與他也過得恩愛，他自然也不想回去了。」老曲說了這一段話，就把眼兒去偷瞧女兒。見女兒只把手去擦發，半天一句也不言語。老曲心裡想他女兒定然意下亦肯了。佟婆又道：「千里姻緣一線牽，我說的不差。」老曲便點頭允，一伙子人吃了酒都散訖。

憑將月下老，縮定足間繩。

佟婆回去，到了店中，巴明不曉，早早的起來，也等不得方興來，一連稱了幾個信去叫他。恰恰的遇著他正值方參將差他出去送禮，又不得閒。隔了兩日方回來，走到店中，佟婆迎著道：「好人！我為你費盡了多少心機，費盡了多少唇舌，你卻到羊兒馬兒，你不要蹉過了這個喜神。」方興道：「其實是不是閒在家，所以沒來。但憑你主張罷，只要個人兒略像樣些，會得炊煮針線才好。」佟婆道：「一表人材，百能百會，只管放心。要是娶了的時候，管叫你一腳跌在蜜缸裡，快活到底。」方興聽了，滿心歡喜，就從身邊取出五七錢銀子，買些酒餚，在他家佟婆起媒。不上三五日間，一撮一成，用不過二三十兩，早已成就這段親事了。兩下裡擇了一個吉日良辰，拜堂成親。彼此偷睛觀看。這方興看那雲仙：髻縮烏雲，臉痕薄帶陰山雪。黛飄柳葉，眼溜秋波洌。裊裊腰身，不勾些兒捻。初生月，畫裙深掩，一瓣蓮新折。右調《點絳脣》云仙也看那方興：長臂如猿，英姿如虎，磊落賦雄才。更

星眸炯炯，丰神奕奕，韜略滿胸懷。真是兒家好夫婿，年齒廿口才。似鳳求凰，一雙兩好，行樂在秦台。右調《少年游》兩下裡年紀都大，乾柴烈火，自然似膠如漆。老曲的家事也盡過的，不用靠女婿。方興身下也有兩個銅錢，性又揮酒。老曲與他取個表字叫旺之。同伙的家丁來暖房吃酒，且是熱鬧。一家們甚是相得。但是雲仙作事靈變，手腳上也利便，性格又極溫厚，不大肯言笑。喜的方旺之雖是個少年南人，出身軍伍，也不過乾些被窩中本分實落工夫，不好去嘲風弄月，兩下且是漸帳得過。

輕盈女正嬌，瀟灑郎方少。

相對足生歡，琴瑟自同調。

似此半年有餘，各鎮兵已齊。朝鮮求救頗急，經略下令，各路擇日過了鴨綠江，向平壤城。此時方游擊身邊支的月餉，隱落的缺兵錢糧，並所收的軍士節獻，頭除軍士的糧糶，總有數千。要代在行囊中，太重滯，要寄在遼陽去處，又沒得托相識的。心生了一計，申文總鎮，道在燕日久，硝磺鉛彈弓箭多有損壞缺欠，乞給批回南救買，就差兒子方隅，假作名色把總，乘機回家。選了六個健丁，拜兩個護送。此時眾家丁俱各在遼日久，朝日嫖賭浪費，到如今也弄的沒得看，沒得賭了。倒不如方興一窩一塊，手裡還得從容。眾人也有些醋他，合口道：「方興年紀少壯，又耐得辛苦，該方興跟了公子去。」方參將聽了眾人的話，就遂即差了方忠、方興同他們去。方興苦苦的推辭不了，回到家下，好生不樂。

新婚方燕爾，相得如魚水。

怪煞風浪生，催人別離起。

沒奈何，只得對雲仙說：「我在此處，與你甚是相好，你一家待我甚厚。不料主人差我送公子回南去，目下就要起程。我掉你不下，如何是好？」雲仙道：「你此去不知何時回來？既放我不下，何不與你同去？」方興道：「我怕你父親不肯捨你去。」雲仙道：「嫁雞逐雞飛，卻不道出嫁該從夫嗎？」次日，方旺之果捨不了他，開口對老曲說。老曲搖頭道：「你自去罷，這女兒我可捨不得。」倒是雲仙道：「父親，你當不仔細，如今我是他的人。若是他拋了我去不來，豈不累你老人家麼？」方興又央佟婆去說道：「女大外向，你老卻不能管得他到底，叫他跟了去罷。」曲大嫂又怕留下姑娘要他養活，也攛掇道：「心去意難留，留下結冤仇。姑娘要去，還聽他去為是。」撮撮哄哄，老曲只得依了。

方興就去稟明公子道：「小人有個妻子，要帶了同去，小人自備鞍馬行糧。」方公子道：「女人同行，未免累縋。」方興道：「一路上也是男扮，多一個人，路上也壯些觀。」公子道：「你去自己度量度量，要是帶去，須帶得方可去。」方興就買了匹點子青卷手韃馬，制些衣服弓刀，買到家中。雲仙把刀看了一看，說：「這刀只好切菜。」方興看見，嚇了一嚇，說道：「這弓已有五六個力氣，還說是軟？公子怕你不會騎馬，你且試騎騎看。」方興初意自騎這點子青，揀匹穩的馬與他騎。這一番見他會開弓，就把他的坐騎給他騎上，看他駕馭。門前是個空地，方興攆過了馬來，這雲仙一拍鞍子，跳上馬去，加上一鞭，撒了一撒響頭，四個錫盞子攪雪的一般飛去。

去若辭梁燕，自如掠地風。

輕紅飛一點，桃泛禹門中。

須臾數里，跳下馬來，面不改色。方興咬著指頭道：「我卻看不出，你有這樣伎倆。」去拿了幾張弓，任他挑眩挑選了兩張，夫婦佩帶。夫婦各一口好刀。這一日就起了程。

雲仙與方興一般，帶頂絨帽，頭上狐尾圍脖，玄口箭衣，白綾裹暖腰，腳踏一雙快靴。左弓右刀，一壺箭，壺中一面小小令旗。拜別了老曲父子、曲大嫂，飛身上馬。

寒氈一點覆雲陰，不掃娥眉懶插簪。

驅馬春纖時露玉，問程絮語欲鏗金。

餘香揮袖飄猶遠，巧態迴身弱不任。

疑是木蘭歸入塞，丰標直可付清吟。

老曲在門前，灑淚相送，道：「大姐保重前途。」叫他哥騎了馬，遠送一程。趕上大隊，總是十騎馬，哨馬中各帶了千金。方興領妻子見了方隅，他把眼一睜，見他盡有好幾分人物，但他一心只顧在銀子上，也不去思及女色。一行人自河東到河西，過廣寧、錦州、寧遠，抵山海關。主事驗了批文，放進。一路早行晚宿，渴飲飢餐。雲仙拴行李上馬快便，不要人服事。方忠還是個尋常女子，說：「瘦子腰疼麼？少了琵琶，做不得昭君出塞哩！」雲仙也只是不答理他。

到了雄縣，便有兩個不尷不尬的，攙前後，傍著他這一千人同走。眾人倚的是人多，彼此也都放不到心上。這雲仙早已會意，他把弓遂出了袋，縮在右膊上。方忠見了，道：「瘦子，你也開得弓麼？你遞這一枝箭，與咱瞧上一瞧。」這雲仙也只笑而不答。離了任丘十餘里地，日將沉西的時候，只聽見風響了一聲，那兩匹馬從後面撞上前去。雲仙見了，將兩隻腳把馬的前足拘了一拘，韁繩一煞，就落在後邊。見那兩個人放一枝箭，早從方公子的耳根上擦過來。方公子一聲「啊呀」，只見一閃，跌下馬來。兩個軍徒急跳下馬來扶時，那兩個響馬已到。拿著明晃晃的兩口刀，砍斷韁繩，就提哨馬。不料想這裡雲仙一箭已到，強人才提著哨馬，左臂上就中了一箭，哨馬重，一墜也落下馬來，那匹馬飛也似去了。這強人待來救時，雲仙這裡又是一箭，也從耳根邊擦來。那強人見勢不好，就飛馬逃生。說的時候遲，做的時候疾，雲仙早已趕來了，跳下馬，將墜馬強人按住，眾人解稍繩捆了。

弓開秋月圓，箭發朔風勁。

縱是綠林豪，也難逃首領。

看方公子時，在地下抖做一堆，兩個人攙扶不起。眾人撮他上了馬，一齊人又喜又愧。喜的財帛不失，愧的是八九個男人沒用，還不如一個女子。簇簇擁擁，將強人交付到縣裡。晚間，方興道：「我枉了合你相處半年，不曉的你有這樣手段。今日雖然得了勝，那響馬定不死心，我怕他再來翻冤。」雲仙道：「這事也是有的。總而言之在我罷，保你無事。」

次日，又收拾起身。眾人也怕響馬再來復仇，都有些皇皇惑惑。方公子道：「雲仙，我這性命在你身上了。這一來他定然傷人。」於是雲仙在前，九個人在後，弓上了弦，刀出了鞘，緊緊簇做一團走。雲仙笑道：「怎這樣的慌張？」行的將近景煙，果然七騎又從後跑上前面，雲仙叫眾人合公子列在一邊，他帶著馬，立在當道。他那裡放下一枝箭來，被他一弓稍打落草間；又有兩枝箭一齊下來，他把那弓一撥，都不得近身。身後又四枝箭齊發，他一個蹬裡藏身躲過。這雲仙便高叫道：「我曲雲仙也要還禮了！」正待放箭，只見那些強人滾鞍下馬，喊道：「不要放箭！咱們不知是女將軍，冒犯虎威，如今再不敢了。」雲仙道：「你既知道了，去罷。」言畢，只見那七個響馬，果然跳上坐騎，向南而去。

獵獵西風月色低，妖服虜只單單騎。

笑來巾幗偏豪傑，羞殺弓刀介冑兒。

原來雲仙父親，當初也做這買賣。雲仙十四五了也隨了出來，力敵萬夫，百發百中，北地上盡知名的。因老曲年老，家道也好過，不出來了，故此有這節事。雲仙回看公子，正伏在馬上，口裡喃喃的許齋雲山真武上帝良願。雲仙道：「去了，趨行罷。」公子道：「也說的有理，道他後邊來，還從後邊去，是個散訖了。他倒上前去，定是這幾個弄你不到，再去尋個人做幫手，斷你的路。」雲仙道：「他不敢。他是怕前面有不知道的，怕著我手，他所以前去，先送個信，如今一路上可保沒事了。」公子道：「這些響馬，怎麼都曉得你？」雲仙諱言道：「我與父親，常送遼東標往南去，故此知名。」這方公子還半疑半信。所喜一路自德州、荏平、獻縣，直到鄒縣，一路上毫沒些兒阻隔。宿遷下船入淮，過高、寶、瓜、陽渡江，到了家中，這番是黃金入匱了。方公子孺人出來恭喜丈夫的，問他路上平安。方公子說：「一路上全虧了方興遼東新娶來的妻子，兩次遇盜，卻虧他打退了，路上些毫不失。叫做雲仙，是天地下一個英雄女子。」令了來見孺人。此時一到家中，這雲仙早已另換衣服改裝了。

髻縮烏雲宮樣梳，猩唇一點似朱塗。
些兒不帶英雄氣，窈窕依然仕女圖。

孺人也尊重他。見了雲仙道：「一路辛苦了，不要行禮。」不叫他叩首。仔細把他一看，說：「倒也是個輕盈女子，怎做出如許的事功來？」自己去取了一枝銀簪、一對銀環、兩套衣服與他。方公子重賞方興與雲仙。犒勞從行軍健，寫封家書，著他還到父親軍前。

一家兒初時聽得說雲仙甚是凶勇，都有些忌憚他爭強不伏弱，呼大喝小，不知他卻極是溫柔氣和，絕沒有些狼獾態度。方興自見他路上光景也怕，他卻相愛相敬，並不欺侮。一家杓大碗小的，莫不喜他。只是方公子當初錢財上緊，眠思夢想，怕這主財物不得到家。如今也不怕飛去了，卻又生出餘事來。想道：「我孺人生來憨蠢無才，那像雲仙，卻生得不長不短，不瘦不肥，眉目兒極疏朗，心性又極靈變，在方興身邊，是一塊好羊肉，落在了狗口裡，可惜得緊。若是我得他作妾，出入之間，男裝相伴，旅邸便不寂寞了。若到了邊上，他這般有氣力，會武藝，同他去陣去，得了功來，豈不是我的麼？是我的這頂紗帽還在他身上。但我要侍著強去奪他，卻又不雅。我看這女人，極溫和，極善淨，好說話，不如在暗地裡去勾搭他。勾搭上了，與他計較，把方興送到父親邊去，我兩人豈不快活！直至他回來，我先立了他做個二孺人，也高在了他了。方興要是來說，我與他幾兩銀子，叫他去另討，方興自然罷了。」這才是：只圖自結鴛鴦帶，不顧他人連理枝。

主張已定。說雲仙靈便，孺人喜他，常叫他穿房入室。極質樸的人，向來一件紫花布道袍，二十年不換，如今也穿綾著錦；向來二三十粒一碗粥，兩三根臭乾菜作肴饌，如今也美酒肥肉；向來半年不洗浴，一載不篋頭，那肥皂面孔再不相會的，如今也鬢髮抵而又抵，洗臉擦而又擦，玄巾珀結，朱履綾襪，恭喜個皮灣三個皮眼錢，一個皮踢頭陳橋鞋，也與尊足相別。打扮得漆漆碌碌，要來勾引雲仙。孺人是本分人，他就開口明央求道：「雲仙我實在是看上了。他要得到手，也替了你的力氣。我日後的功名還要靠他，要你總承一總承。」孺人道：「我也不阻你的高興，怕這個人不是好惹的。你可不要失了體面，日後懊悔晚了。」這公子如何肯聽？

好酒遇著香醪，魚色得逢姜女。

任你金石之言，只是春風馬耳。

可怪這雲仙，雖是邊塞上人，性安淡薄，又極穩重。這一些豪華光景，如同不見一般；公子說些風話，如同不聞一樣。這邊公子想日著鬼的，自摸擬道：「我某時說甚話，盯我一眼，似乎有情；我某時說甚話，他不答應，似乎心照；我且做一做試試，看是何如。」便央求孺人裝病，要雲仙在房中服事。著他在房側邊一間小閣子裡，與一個二十七八歲奇丑丫鬟小妹同睡。自說夜間好便於出入往來，調理湯藥。這雲仙明知不便，但不得不依他使喚。公子自與孺人、小妹設定了局。只是這小妹：上灶手膩高一寸，蹄街腳泥厚八分。

帶眉螺眼又歪唇，破幣襖蟲蟲列陣。

似這樣女子，如何與他同科牀？再三要與雲仙同榻，雲仙到底不肯。自在牀側一張小桌上打盹，道：「夜間孺人相喚，便於起來。」小妹再三來扯他脫衣裳，外牀睡。纏了半夜，小妹瞌睡，自脫得赤條條，吹滅燈，放倒頭一覺。到了更盡，房門輕輕一響，似乎有個人的腳步響，走進來。雲仙驚醒，側耳聽時，腳步聲向牀邊去了。這公子竟上在牀上，捧住了小妹。

這原是公子計議的，要雲仙在外牀上睡，便於來偷。公子一到牀邊，摸著個女人，只道是雲仙，急急的就去下手。小妹也將錯就錯，不肯做聲。只聽公子悄悄的道：「好姐姐，我一路上其實虧你，如今你給我做個二孺人，不強似做家人媳婦嗎？孺人是爛本分的，家事就是你執掌了。」一頭乾著，一頭說。雲仙聽了，道：「這廝懷這樣狗意，如今他錯認定盤星了。」要笑不敢，只聽見兩個人正高興時，那病的孺人也不裝病了，攜了盞燈，竟進閣子裡業，揭開帳子。小妹急了，將公子連揪幾揪，放不下來。公子道：「不妨，孺人許了我的，他不吃醋。」這也是公子設的局，要孺人衝破了，捉正他做妾。那孺人一看不是雲仙，卻是公子與小妹，道：「差了！」彼此一笑，把個油盞落在地下。公子滿面羞慚，趁這黑影裡，走了出房，孺人還笑個不止。

輕那鴨步入蘭房，錯認劉郎作阮郎。

咫尺天台難問路，油鹽醬醋惹衣香。

雲仙卻來門了房門。小妹道：「雲仙姐，你在那裡？我替你吃了半日苦。」雲仙道：「怕你也不苦。」仍自和衣打睡。外邊孺人笑，公子惱，不肯心死，連日用心伺候他。一日，雲仙在房中，將要出去，並沒個人。公子急急的跟隨，上前一把抱住，就布過嘴去親嘴。這雲仙手腳極快，輕輕托住下頰，下頭就把腳往上勾了一勾，左手就用力一肘，只聽得咕咚一聲，早把個公子跌翻在地下了。

不能勾鳳求凰，反跌個狗吃癩。

孺人在房中，聽得房門外似山倒的樣，響了一聲。忙走出來看，卻是公子倒在地下，雲仙惱惱的在前面走。公子見孺人，勉強掙起，挪著屁股道：「滑！」孺人道：「他的手滑，你哄又哄不得，強又強不來，收了心罷。看他光景，大約惱了。」公子這一跌，反跌得顛擗發，道：「我不得不狠做了。」趕到房中，取了些物件，去叫方興。

方興正在房中，聽雲仙述公子屢次無理，忽然聽得公子叫，只得出來看。公子板著臉道：「方興，你妻子用多少錢討的？」方興道：「是自己用二十多兩銀子討的。」公子道：「這二十兩銀子，二十兩酒器，還你個一本一利。我不嫌他敗葉殘花，你另討一個，把雲仙讓與我罷。」方興道：「不知他意下如何？」公子道：「他中千肯萬肯，要你答應了，送到我房裡來。你休要作難。你原是我的家人，輕則趕你出門，重則裝你些罪過，送到官，一頓板子監死你，這婦人不怕不是我的。我還在有天理、有人心上做事。我在這房中專等，你快去打發他進來。」說了，自進去了。

芙蓉碧波中，開花兩相倚。

怪他風雨橫，分飛落秋水。

方興也回到房中，把銀子放在桌上，道：「天下有這樣事，前邊還是暗做，如今竟要明奪。」雲仙道：「怎麼說？」方興道：「小主人把這銀子、酒器給了我，叫我另娶妻室，要你隨了他去。你若是不依，道我原是他家人，輕則逐我出去，重則裝我些罪過，送了官，監死我，不怕你不歸了他。」雲仙道：「不然，這主的銀子，也裝得罪過了。你的意下如何？」方興道：「你是我的結髮夫妻，怎忍的叫他奪了去？」一伸手去壁上拿掛的刀，道：「我去與他拼命。」雲仙一把扯住道：「癡子，命沒了，爭我做什麼？」方興道：「你不是他討的，不是他家人，和你去罷。」雲仙道：「咱逃走了，這便是罪過。他奈何不得我，須奈何得你。這一結還得我去解罷。」方興道：「你還是舍了我去嗎？」雲仙道：「也未必舍你，你只要順著我。」方興道：「你不捨我，終不然一馬兩鞍？」雲仙道：「也斷然沒有這樣事情。你只管依從著我，我只管隨了他的主意去，自有道理。」方興道：「也罷。」

侯門一入深如海，從此蕭郎是路人。

裡邊小妹捧出一件紫絲綢襖，銀紅線絨襯一條白灑線裙，道：「送來與二孺人裝新的。」方興看了，兩眼火發道：「我也不討了，出家去罷。」雲仙道：「你要出家，我選與你雙修。」這些混話，方興也拿不著雲仙的主意，只是氣的跌腳捶胸。雲仙自去開箱，倒籠裝束。天色已晚，裡邊著人連連催促，他便穿了裝新的衣服。方興一把手捏住道：「姐姐，你竟去了嗎？」雲仙道：「不去待怎生？」方興兩淚交流，牽衣握手，要想聚一聚別。裡邊婦女又來得多，下不的手。雲仙又對方興說：「我去了，你且在這房中坐地，等著我罷。」這一干婦人簇擁著他，竟洋洋而去。

點點青宵更漏長，玉環新進舞衣裳。

管弦啞啞西宮樂，寂寞殘燈照壽王。

孺人見雲仙也是個軀強人，今日曲從，怕他相見害羞，令：「送進房去，明日相見罷。」一進這房，那些婦人暗地裡指手畫腳道：「向來是我們一輩人，如今卻又做小主母了，是個快活的，有福分。但只是叫方興是丈夫，還是家人？」小妹道：「如今他也不害我做替身，不跌他了。」

方公子一見雲仙進房，事已十分成了。於是先到孺人房中安慰溫存一番，然後進房。走到跟前，一把摟住雲仙，吃合杯酒，被雲仙一掀，把一領斬新藕合花綢道袍，潑了一身。方公子抖了一抖，道：「二孺人，你既來之，則安之，怎麼這等？」自己要搓挪他，又怕這些人看見，不像模樣。他便把這些婦女推著道：「去，去，去！」口出房門關了。這些人都伏在房外聽他張他。公子見沒了人，便捱身過去，道：「二孺人，你試一試，我比那方興的大似風月，骨氣高多著呢！」只見雲仙便去解裝新衣，公子見了，歡喜之極，道：「正是，我們快睡罷。」那雲仙把這兩件衣服脫焉，往地上一撩。倒剔雙眉，大眸星眼，颯的一聲，從膝褲裡抽出一把解手刀兒，手指公子，大喝罵道：「你這忘恩負義的狂徒！我自遼東一路上保護你回來，不但錢財不失，還全了你的性命。我好端端的夫妻，你怎麼生拆我的，倚著勢力強要占我？你也看看我可能好惹的嗎？一馬一鞍，怎麼逼我為妾？你那銀子、酒器，全是要設局害我丈夫的。常言道，先下手者為強。且先砍了你這個驢頭，然後再剖腹取心，以泄我恨！」話還不曾說完，方公子早已鑽在牀底下了，道：「二孺人，饒了我的狗命罷，我再不敢起這樣狗心了。」雲仙又把刀子敲著道：「誰是你的二孺人？快快出來受死！若不出來，我把刀子擲你百十個窟窿。」這方公子在牀底下大聲叫道：「雲仙姐，我在這裡給你磕響頭，你大放慈悲，可憐可憐，饒了我罷。」

方圖琴瑟調，忽見干戈起。

枕席有危機，少年富戒此。

一發動時，外邊婦女聽見，飛的一樣去報孺人，說：「孺人，不好了，雲仙姐殺公子了！」孺人聽見，面如土色，兩步並做一步趕來，道：「做出來，不聽我！」到房前，卻聽得公子在牀底下求饒，孺人道：「快開門，還未曾殺哩！」眾人打房門，似擂鼓的一樣。孺人著力喊道：「雲仙姐，看我的分上，饒了他罷。」又叫兩個有力的婦人，推倒房門。燈光之下，見雲仙姐手拿著明晃晃的一把刀子叫罵：「那個敢近前來！」只有孺人沒奈何，走向前道：「雲仙姐，千不是，是他的不是。如今已曉得你的貞節，你的手段了。只求今日恕他這一次，以後若再有差錯，再不要饒他。」去牀下扯公子道：「你出來，陪雲仙姐個理。」越往外扯越縮了進去，道：「孺人，你便替我磕兩個頭。以後我若再要無禮，一百個頭任你砍。口取笑，我就生鎖喉風；手取笑，我手上生七八個大疔瘡。要說謊，天誅地滅。」孺人道：「雲仙姐，看他說的這樣極咒，恕他這一次罷。」雲仙道：「人雖有貴賤，一夫一婦，自古如此。我當日盡心保護他回家來，我不望報，怎麼反來要污我的身體，拆我的夫妻？他懷心太也無良。如今孺人說了，我也不計較他。但只是今日這一番，他必懷恨要圖害我，我也住不了的了。這須夫人作主，容我夫婦遠去，訪道修真。」孺人道：「他也是個無才之人，日裡雖是這樣說，其實不能害人。雲仙既要這樣，我就將方興的身契交付於你。若肯在此，黃山有一個小莊，極其幽淨，盡可修行。逐月的道糧，我願供給。你若要往遠處去，我自厚贈些盤纏。」這孺人隨即取了方興當日的文書，交付於雲仙，又送幾個婦人，送雲仙出去回房。

條而金剛努目，條而菩薩低眉。

降伏貪淫八怪，翻然獨證菩提。

方興冷坐房中，聽得裡面喊嚷，覺得蹣蹣，不敢輕易出門。忽聽叩門，開了看時，卻是雲仙。方興滿心歡喜，道：「你如何得來？」雲仙道：「他如何留得我住？這廝被我要殺，他躲在牀下，孺人再三苦勸，饒了。還你的身契，聽我二人出家。我適才許你同去不差！」方興道：「方才言語，再想不出你卻有這個主意，這個本事。但只是你要殺他，你卻又不肯令我去殺他，又是個什麼緣故？這卻不解。」雲仙道：「癡人！人可殺得的嗎？但我有放有收，你是一勇之夫，必然做出事來了。故此不可。如今只索就行。」遂把身契遞與了方興。方興見果是身契，喜不自勝。

飄飄行雲，翩翩飛鶴。

翱翔碧空，不受羈束。

這裡邊方公子在牀底下，聽見說雲仙去了，方敢扒將出來，渾身上下，真是一個灰狗。呆瞪瞪的問道：「果然去了？這才是個真正貞烈女子。我實在不識得他，所以如此，令人追悔莫及。」孺人道：「這個貞烈女子給你做個二孺人，也不枉了。」公子道：「罷，孺人，不要碎刀來剮我。」孺人道：「我這膝褲裡可沒有刀子。」攙攙扶扶，把方公子送回房中。

次日，方興果然邀進這銀兩、酒器，就要拜辭起身。公子與孺人苦苦相留，定要他再住三日，又給他辦了道衣。到了第三日，公子於是備了齋飯，以客禮相待，送他出門。公子又取房中四十金銀子贈他。方興固辭道：「雲水之人，實實無所用此。」後來不得已，收了幾兩散碎銀子，拜別公子、孺人，與雲仙夫婦出門而去。

朝餐澗水寒，暮宿青山冷。

持此鐵石心，玄都自堪證。